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in a folk-art style. It features a large, bright yellow sun or moon in the upper right. Below it, a blue mountain range is depicted with bold, expressive lines. A winding yellow path leads from the bottom center towards the mountains. Several small yellow and blue circles are scattered along the path and near the mountains, possibly representing stones or flowers.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textured, light brown background.

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

下 册

阎纯德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

下 册

阎纯德 主编
白舒荣 孙瑞珍 选编
李 杨 俊 江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1033144

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

下册

阎纯德（主编）

白舒荣 孙瑞珍 力杨 俊江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3.875印张 2插页 573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140

书号：10368·54 定价：4.60元

下 集 目 次

陆星儿

在生活的银幕上…………… (1)

杜保平

花秀的梦…………… (21)

何鸣雁

叶…………… (36)

谷 应

蓝海星…………… (45)

沈泰来

郁金香与海棠叶…………… (59)

邵长青

八 月…………… (74)

张抗抗

红罂粟…………… (90)

张辛欣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 (122)

张 玲

春 雨…………… (154)

张 洁

条件尚未成熟…………… (165)

张健行

最后一场演出…………… (186)

张曼菱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中篇节选)

…………… (202)

张聚宁

她们就这样分手…………… (216)

问 彬

“白蹄”与骏马…………… (232)

范小青

屋檐下…………… (238)

尚久骞

选 择…………… (250)

林 子

眼 睛…………… (266)

林丹娅

那片绿色的地方…………… (273)

孟庆华

路遥遥…………… (287)

庞天舒

哦！白云的轻车…………… (303)

胡 辛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319)

贺晓彤

妈妈，你听我说…………… (341)

徐乃建

骑士大祥子…………… (358)

徐 军

近的云…………… (364)

徐雅雅

天 平…………… (383)

徐 慧

浓 雾…………… (394)

高红十

顾不得爱“美”的姑娘…………… (410)

袁 敏

我不该笑啊…………… (417)

铁 凝

哦，香雪…………… (425)

航 鹰

明姑娘…………… (438)

曹 青

晨雾消散的时候…………… (474)

黄旦璇

来做模特儿的女人…………… (487)

黄修纪

黑 妹…………… (507)

黄蓓佳

雨 巷…………… (518)

龚巧明

那雪，象白色的火焰…………… (534)

望 安

四 季…………… (558)

湛 容

心绞痛…………… (563)

温小钰

宝 贝…………… (578)

彭鸽子

穿猩红筒裙的姑娘…………… (595)

喻 杉

女大学生宿舍…………… (610)

韩蔼丽

田 园…………… (633)

程乃珊

父母心…………… (654)

程 琪

拉骆驼的女人…………… (671)

蒋 韵

无标题的音乐…………… (690)

唐岱尔

向日葵…………… (701)

缪 士

厄洛斯的箭…………… (705)

霍 达

保 姆…………… (715)

戴厚英

白 话…………… (733)

戴 晴

雪 球…………… (741)

后 记…………… (758)

陆星儿



【作者简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生，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六八年到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拖拉机手、连队文书，后作宣传和文化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参加编辑学习一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七四年开始写作，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散文和小说，后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美的结构》（“萌芽丛书”，与陈可雄合作；1983年，重庆出版社）、中篇小说《青鸟》（1982年《收获》第二期）等。北京出版社将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

在生活的银幕上

一

为什么要上这里来呢？

把最后一个来客送出门，秦颖走向卧室，疲软地滑坐在宽大的

沙发上，懊恨地想道。

卧室里，墨绿色的地毯上明一块、暗一块的，象被纷沓的脚步踩乱了草地；蓝磁雕花的大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桔黄色的过滤嘴烟头；白莲花形的吊灯，从烟雾缭绕的天花板上钻出来，灯光也象染黄了似的，无力地投照在席梦思床的挑花床罩、落地台灯的乔其纱灯罩上……

橐、橐——又有人敲门。

真讨厌！但当秦颖转过脸去，她沉郁的目光乃放柔和了，嘴角上习惯地浮起了一丝微笑：“请进。”

“打扰了，秦颖同志。”一个笑容可掬的出版社编辑闪身进来，他已经钉着她好几天了。“我申明，只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

自从上了庐山，住进这高级宾馆，来访的人络绎不绝，象流水一样：

“您的得奖电影写得真好呀！我们是慕名而来……”

“《文苑新人》希望刊登您的采访记，请谈一谈吧……”

“又有什么新的构思？请优先给我们制片厂吧，保证给您找个好导演……”

从早到晚，每天如此。来的人有大小不一的编辑、记者，有各种各样的读者、观众，还有一些与文艺搭点界或者毫无干系的领导干部。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有着同样的热情，说着同样的赞词，又用同样的目光，暗暗窥探着她。

她谦和地微笑着。无论接待谁，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有一面之交或者素不相识的，秦颖线廓分明的嘴角上都挂有一丝含而不露的微笑。那微笑既诚恳又得体，既热情又不过份，真有着种种特别的意味。在人们言过其实的赞扬、恭维时，它好象是表示不同意；在种种盛情的邀请、要求下，它又象在委婉地谢绝，然

后，又是带着这种笑容，她从容、轻松地 and 来人闲谈起庐山的云雾、风景的游览、和文艺界的趣闻……直到来客一个个带着各种不同的满足告辞走后，秦颖才露出了满面倦容。有时候她真觉得自己快象一个日航公司的训练有素的“空中小姐”了。在客人面前总陪出一副亲切、甜蜜的笑容，一转身就木然毫无表情了。

开本、装帧、封面设计……那个出版社的编辑换了一支烟，继续天花乱坠地吹嘘着。茶几上的大烟灰缸里袅袅地升起一柱青烟，——大概那颗烟头没有掐灭。烟灰缸边蓝磁雕刻的一条大青鱼，朝天张大着口，好象被吃得喘不过气来，挣扎着想跃到空中去。“我为什么要到庐山上来呢？”秦颖微笑地听着，又在心底里暗暗地盘问自己。素来要求自己的行动线都直奔结果的她，此刻却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上庐山来，不外乎避暑，或者观赏风景。可是，如果仅仅为避暑，她本可以去北戴河，影协在气温适宜的海滨已为剧作家们联系好了住处；如果为了游玩，那她已经不止一次地登过五老峰、下过三叠泉，也不止一次去过含鄱口、小天池看日出日落，去过仙人洞、锦绣谷观云海奇峰……

前些日子，秦颖参加了一个地方的电影评奖大会。其实，全国一年才拍几部电影啊，为什么要左一个评奖、右一个评奖呢？而她的剧本又偏偏在得奖之列。会刚结束，接到一个刊物“庐山笔会”的邀请，她就匆匆赶上来，好象为了躲避什么——发言，掌声，花束，酒宴，闪光灯炫目的白光，还有三五成群来拜访的不速之客……然而到了山上，秦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逃脱了这一切。天体上发现了一颗新星，尽管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光辉，但人们依然会报以特别的新奇，并用无限倍放大的望远镜追踪着它。文坛上出现一个新人，大概也是如此吧。特别，如果你是一个女作者的话……

秦颖又回想起昨夜那个酒宴上的难堪情景：

不知又巧立了个什么名目，把山上避暑的各位“名人”都邀集来了。酒过三巡，秦颖发现邻座的文化局长喷着酒气，把脸越来越近地朝她俯凑过来：

“你的电影我看过，写得真漂亮……没想到，作者本人也……也这么漂亮……”

最后，他搭在秦颖椅背上的手也滑落了下来，好象无意地碰到了她的腰肢上。坐在那一边的年过半百、风韵犹存的局长夫人恼怒地瞥了他一眼，拂袖而去。秦颖当时没有惊惶，她装作敬酒的样子站立了起来，脸上仍保持着微笑……

她感到一阵恶心。

……

今夜无论谁来也不开门了！秦颖重重地关上房门，恨恨地发誓道。她索性“啪嗒”闭了房灯，打开里屋的门，径直走上了阳台。

一股凉津津的水汽迎面扑来，仿佛拥挤在门外已等待多时……这是庐山夜雾。虽然眼睛看不见它，但你可以感觉到，无数微小细末般的水粒，从山坡上的黑松林里升起，又漫过峡谷深壑，徐徐飘来。它湿润了你的眼睛、睫毛，钻进了你的皮肤毛孔，又随着呼吸沁入了你的肺腑，使你嗅到了它挟带来的淡淡的松脂香味……秦颖熟悉这种雾气和香味。过去，在山下插队的乡村里，每当被某种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她总好结伴偷偷地爬上山来，仿佛这种把庐峰深锁、很少渗进人世间烟尘的丝丝雾气，也能冲涤、消融掉个人胸中的一切忧愁和烦恼……然而此刻，身后的房间已经空了——带着巨大热情来访的人们，又卷起他们的热情走开了，她的心绪为什么仍不能宁静，好象又罩上了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空虚？

是庐山变了，还是她变了？

高高低低盖在山腰间的别墅、宾馆，白天看起来象一块块镶嵌的彩色积木，现在都被浓重的夜霭隐去了。朦朦胧胧的，只看见散散落落地射出来的灯光，犹如一块块丢失在黑暗中的夜光表。依据着灯光的色彩和远近，秦颖依稀分辨出那莹光成圈的是“人民剧院”，今年旅游风盛，山上的旅店大大超员，剧院开放，买个座让坐通宵；那五彩缤纷的大概是“友谊俱乐部”吧，过去每次走过，她总看见戒备森严的铁栅栏前挂着一把大锁，如今只要花两毛钱，你就可以直接走进那个地上铺了八层木板的高级舞厅，那是极富有弹性的；还有，那昏黄如豆的可是“业余创作讲习所”？前天上午，她还到那里去讲过课……

“我有什么好讲的？”但小车已开到门口，来请的三个年青人虔诚地坐在她的床头。她还是去了，讲了，而且望着那一个个来自基层、目光淳朴、真挚的业余作者，她感到有几分亲切和激动：几年前她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呀。讲完后，不少人特意买了印有庐山风景的纸扇，围上来请她签名。秦颖的手突然颤抖了，她想起念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天，少年宫的老师组织她们几个文艺骨干，去访问过一位著名电影女演员的家。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物，墙上挂着她在巴黎圣母院、金字塔，在泰晤士河边、丹麦“海的女儿”铜象前的留影。秦颖记得很清晰，临走她也是怀着那样羡慕、崇拜的心情，请女演员在她的小本上题上了字。回到家，她象得了宝似地到处炫耀，还把它深深地锁进妈妈给她的小抽屉里。两年前偶然翻出来又看到，她才发现那一行签字蹩脚得很，字体歪歪斜斜的，象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草。真可笑！那么，现在她自己呢？也许有一天……

哟，应该说，庐山在变，她的心情也在变。但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呢？

“秦老师，你怎样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给我们讲讲吧，你怎么写出这个电影成名作的？……”还是在那个业余创作讲习所里。

怎么开始的……躺在村头松软、香喷喷的草垛里。夜幕上有一条一泻千里、星光繁烁的银河……“颖姐，我们自己写个电影吧。”一个瓜子脸型清秀的姑娘依偎着她说，这是她插队中的唯一的女伴。明暗中，那双黑橄榄般两头尖尖的大眼那样黑亮，象天上的星星。“写什么呢？”她问。“就写我们自己嘛！开头可以这样……”半是真实，半是想象，女伴娓娓地讲述着。讲着，讲着，她被打动了，连那姑娘自己也哭泣起来……接着，是在幽幽晃晃的油灯火苗下，一个夜晚连着一个夜晚地苦苦熬着……你说我写，你改我抄……后来，再后来呢？……

不，秦颖没有对那些热切望着她的业余作者讲起这些，甚至连自己也不愿意回忆起……

晚饭后，到庐林大桥上散步，她看见一个卖茶水的小姑娘，挑着两只几乎擦着地的大水桶，从桥一边深深的峡谷底下走上来：水桶一悠一晃的，脚步蹒跚的，一个石阶又一个石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盯着小姑娘看了这么久。瘦小的个儿，尖尖的下巴，两只黑橄榄般的眼睛。熟悉的面容？喔，因为小姑娘多象“她”呀！……

现在，秦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到庐山来。分别四年了，她多么想见一见她呀！四年来，自己返回了城，调进了电影厂，而她还默默无闻地留在山下的乡村里。而且，随着作品成功带来越来越多的荣誉，她感到对她也拖欠下越来越大的债务。但是真的见到她，可以说些什么呢？向她解释剧本最后的定稿，何以只打印上了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提出把自己享有的一切分出一半来，以补偿她难以挽回的损失？……

秦、秦——这么晚了，还有人敲门！

“有人找你。”门外，服务员轻柔的声音。

“谁？”她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厌烦了。

“刚从山下爬上来的，她说，她叫胡眉。”

胡眉！她自己来了……秦颖惊慌得差点叫起来。无数不安的猜测象一颗颗绿色的曳光弹，在脑海里飞速地闪过。

此刻，如果说，秦颖最盼望、最想念的是胡眉了，又可以说，她最害怕、最不愿意见到的也是她了……

二

胡眉站立在门口，盯着屋里绿绒绒的地毯瞅了半天，好象在考虑是否就这样踩进来。秦颖也趁机镇定着自己，努力用平静的目光打量着她，说：“请进来呀！”

胡眉终于决定脱下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踩了进来。但走到秦颖的跟前，她把手里的鞋往墙角里一扔，突然张开双臂紧紧地搂住了秦颖的脖子，亲热地叫唤道：“颖姐——”

秦颖一阵轻松，嘴角上又渐渐地浮现出了微笑。

“啊呀，你看我，还是粗手粗脚的！”胡眉放开了她，又忙着用手去抚平秦颖身上的那件白色丝的确凉衬衣，生怕被自己揉皱了似的。她从头到脚盯着秦颖看，好象欣赏什么似地说：“你真漂亮，而且越来越年青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秦颖转身泡了一杯茶过来。

“报上登的呗！”她指的是那个评奖会的消息报道，但胡眉刹住口，没有说下去。

“这么晚了，哪来的车？”

“从好汉坡爬上来的。你看，”她指了指墙角那双沾满了污

泥的球鞋，原来她为此才脱鞋踩进来。“颖姐，你过去不也爬过？”

乱石嶙峋，险峻陡峭……秦颖隐隐又有一些不安了，好象胡眉的话语里暗蕴着某种潜台词：当然你现在可以坐轿车上山了，不用再爬了……

小小的盥洗间里腾起了白色的水蒸汽。白瓷光滑的澡缸上，冷热水的两只龙头都拧开了。“哗哗”淌出的水声，象山泉冲在溪边的鹅卵石上。

“好家伙，还有热水！”胡眉把手插进澡缸的水里试了试，又脱下衬衣，裸露出两条黝黑粗壮的胳膊：“还记得到村头小河里游泳吗？一个夏天下来，你看看，晒得象黑泥鳅一个样。”

“记得。”秦颖不由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臂，那是细细的、洁白的，肤色象墙上的白瓷砖。

胡眉没有注意她，继续兴致勃勃地讲着：“去年开河，把那条河加宽得可以行船了。现在再到镇上看电影，就坐船去。”她的两只手，象两片桨似地在澡缸里划了几下，“可是，想一想那时我们摸黑走小路去看电影，那也别有一番风味。颖姐，这些你还都记得吗？”

“没忘，都记得。”秦颖的思绪仿佛也被激发起来。她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传说镇上要放一部新的故事片，收了工她俩连饭也没顾得吃就上路了。走到半道下起了大雨，谁也不肯提出避一避，就这样淋着“天然莲蓬头”摇摇摆摆地赶到镇上。谁知买了票走进电影院一看，却是片子都发了黄的老纪录片。

“坐在那里不到两个小时，你一连打了十五个喷嚏，”秦颖笑着说，“回来就大病了一场，还指天发誓说：今后再好的电影也不去看了。但不过三天，一听说真的来了新片，你的脚底板又痒痒了……”

胡眉睁大了黑橄榄的眼睛，注意地听着。好象为了证实秦颖的话似的，冷不防又打了一个喷嚏，结果把澡缸里的水都溅了起来，泼到了秦颖的身上。两人对觑了一下，又哈哈大笑起来：“干脆，一起洗吧！”……

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秦颖发现，胡眉笑起来还是那样纯真，那样开朗，富有感染力。在她快活的笑声里，秦颖觉得她们俩好象一天也没有分开过，她们之间也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留下一丝丝隔阂的痕迹……

剧本写完了，她们鼓着勇气决定给一个电影厂寄去。胡眉怕稿子在邮路上沾到雨水，还在牛皮纸的大信封里，包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纸。那天她们特意向队里请了假，一起赶到了镇上的邮局。一个邮递员把她们的稿件打上圆戳、粘上挂号签、又扔进了一只大竹篓里后，她们还在柜台边站了好大一会儿，好象担心那只竹篓底下会有个大窟窿，把她们的稿件遗落在什么地方。

打那以后，秦颖、胡眉常常装作有事无事地往大队部跑。三个月后，编辑部果然来信了，但只是一封措辞客气而又冷冰冰的铅印退稿笺。秦颖充满自信地换了一个电影厂寄去了，过了三个月，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再改一改吧，也许我们写得不好。”胡眉说。

“不！他们压根儿没看过。”秦颖指着几页故意粘上、还没有拆开的稿纸，气愤地说：“看样子，如人们所说的，现在搞什么都得找门子。象这样老老实实的……”

那年回城探亲，秦颖把剧本也带回来了。一天走在大街上，她突然拉住胡眉说：“快看，你还认识他吗？”

“吴欢天？”一辆鲜红的摩托车飞驰而过。

“对，就是他。他父亲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听说他和电影厂混得厮熟。”

“去找他？”虽然下乡后很少回城，但从同学旧友的聊天中，胡眉还是听到关于吴欢天的“花花”事：他驾着时兴的摩托，专门候在剧院门外，接各种各样漂亮的女演员……她从心底里看不起这样的“纨袴子弟”。

“他不是对你有过好感？还在中学里的时候他就给你递条子，说你长得象水仙花一样……”

“别说这些没意思的！”胡眉涨红着脸，突然打断了她，目光带点愠怒地说：“我们写剧本为了什么？”

“当然为了拍摄，为了成功！”

“成功又为了什么？”

她们站在十字街头就争执开了。当时在秦颖看来，胡眉多么单纯可笑，而她自己也坚定地相信：成功就是幸福，成功了就有了一切。她要象一条猎狗发现了目标一样，不顾一切地去追逐它。也许就从那次争执开始，这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分手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颖姐，我睡沙发上吧。”胡眉拿起了挑花床罩当作被单了。

秦颖一把夺了过来：“再小的床，我们不也挤过？”

“我怕你不习惯了。”但她还是乖乖地钻进了被窝里，“你还不睡？”

“等等，我再换一件衣服。”

秦颖换衣服的工夫，胡眉已沉沉地睡过去了。她实在太累了。洗完澡，她跟秦颖又断断续续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村里谁家扒了草房、谁家娶了媳妇、谁家的小子又惊人地考上了大学。讲完了“山乡巨变”后，她又讲起了自己成的家和他们的女儿。最后还软缠硬磨着秦颖明天跟她下山一起去看一看。

秦颖应允了。记得四年前稿件寄走、在眼巴巴地等待回音